

拥军情

□ 邹金丽

1927年,九江的编年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页让八一起义策源地写进了赣北地志这一页让秋收起义第一枪回荡在幕阜山脉这一页让工农革命第一面军旗猎猎如火百年溯往,枪杆子里面的力量让岁月无恙

1998年,万里长江大水走泥,八百里鄱湖惊涛拍岸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洪水,沉重地压向古老的浔阳多少回,风雨中紧急抢险,负重前行的脚印泥泞深陷多少回,烈日下官兵们挥洒的滴滴汗水,大地得救下军民堵口赋予故乡以庄严和虔诚,江城在泪光中洗礼

家园是一本担当之书,以之为拥军见证,为历史留下记忆每篇一片段,四面八方片片汇集,天空里阳光和鸽哨金黄这里风景独好,重整山河人不倦,美在军旗抖擞中这里拥军优属,当初骄子赴军营,几代亲朋喜送兵这里拥政爱民,先忧后乐不忘记,庙堂江湖共命运

年年岁岁,要有一块红土壤,让大情大爱像草木荫甲,蓬勃98双拥俱乐部的力量这力量像种子拆开,噼噼啪啪地作响这一音,像军营的长号,像课堂上的书声像婴儿的初声,惊天动地,水石有息

春秋绵延,唤醒时间的胎记遥想双拥小分队,在丹顶鹤与大雁的故乡为一茬茬候鸟一般迁徙的官兵端上可温可热的青稞酒一杯敬相逢,一杯敬别离,凭栏目送,亲人已千里

曾记得,2014年,九江爱国拥军促进会成立这是江西第一个相关组织啊,爱如繁星,情似春水曾记得,双拥工作高位推进,蝉联全国七连冠,全省九连冠如诗如画的九江成为了双拥模范城曾记得,促进会凝聚力量,获得了全国、全省爱国拥军先进单位,三八红旗集体单位

寒暑推移,这历史深处的情怀,已成为弘一不二的基因

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志愿者们 在拥军邮路上连心结对记不清订单服务,多少次风雨兼行在示范街区拥军九江模式,就在河水散漫的地方,就在山道十八弯的山巅上

就在青春的身影后,留有一行行泪眼感动的脚印集体期请:我们是传承者,是亲历者,是见证人 心不唤,物不至 爱国拥军薪火相传,塑造了生生不息的人文气质把一份份情缘带入军属家,人间烟火气,最抚军人心促进会告诉人们:幸福并不遥远,笑容就是答案

是的,幸福并不遥远,活力便是答案,和谐便是答案一项项平凡的举措咔嚓同时,时光隽永,素履以往在国防教育中,我们学党史、忆英烈,把红色故事宣讲在军歌大赛上,我们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通过媒体播放我们把拥军爱民的桩桩故事讲给你听,让历史与未来在这儿交响

岁月无声,要唱起嘹亮的军歌,随风传到比道路更遥远的地方要在城市的封面上,描摹出爱国拥军的微笑曲线如果起居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生活就会散发湿漉漉的动人光泽每一盏灯,又将向晚的天空提在手上

在九江,有一粒粒的热泪,让大江湖涨潮落大爱是耐心,是等待意义在时间中慢慢生成你我相聚在今朝,共叙爱国,探寻拥军,畅想未来如同风乍起,吹动一池春水激起的朵朵涟漪,轻轻击打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回到故乡所作,短短二十三个字,第二三两个字用到“风起”二字,而且是大风起,读来气吞山河的家国帝王情怀,令人荡气回肠,跃然纸上,意境高远。

生活就是一本厚厚的书,每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本小小的书。这本书的厚度和可读性,取决于这个人的学识、修养、品性,特别是对生活的热爱深度。

有的人走到哪里,都是阳光一片,能带给他人温暖和希望。他能用优美的歌声,用坚定的步伐与他人一起前行,就连周围的山水花草都能跟着他一起动起来;有的人,就只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境界里,即使有光,也只是照亮自己艰难地独行。

上周末下午,我正准备练字,阳光君打来电话,说是秋高气爽,去鄱阳湖打卡看花、踏秋赏绿不?

这位阳光君就是能把生活美美地动起来的人。我欣然前往,放眼望去,一波万顷的鄱阳湖,居然成了湖州上的一条湖汉岔,窄而长的汉从东向西延伸,望不到头。靠近南山这边,三三两两在垂钓的人们,隐约可见;对面松门山也赤裸裸地露在湖州上,还有近处的印山,以及自来水厂旁的紫絮寺,都一一在目;还有成群的白鹭在未褪尽水的湖汉中,蹒跚觅食,载歌载舞,与秋日天边的夕阳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我和阳光君来到了以前的蓼子花看点,刚刚退潮的湖州上星星点点,虽然蓼子花还没有长发齐腰,但是翠绿娇嫩的湖草却是绿得醉人,青涩而腴腆,风起就动起来,婀娜多姿,微笑着向我和阳光君招手,给湖洲带来了勃勃生机。

阳光君说:“去草原深处漫步,与夕阳来个约会,我来给你抓拍。”

快,你看,快快,风起了!

在所有的劳作中,我母亲从她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那里继承了养兔子的传统。在那些志向不一的子女中,只有她学会了这项伺候兔子的本领。把一只兔子养大,干脆利落地修剪兔毛,同样干脆利落地处理掉它的粪便,以及如何加固兔笼的门,避免耐性尽失的兔子们集体出逃,当它们藏匿在水缸和兔子笼的底部,又怎样用轻声软语将它们哄骗、说服,乖乖回到那个吃喝不愁的笼子里——所有这些,我的母亲都有自己的经验。

当然,她也有经验不够的时候,特别是村里那些妇女没有一个是养兔子的,她们纺棕桐线,编草帽,织渔网,而不养兔子。她们对天天割草,进入兔子房,规律喂食,安慰它们的自闭症和惊慌失措,惹上一身兔子味,只为了有一天剪它们的毛,实在提不起兴致。说不上养着养着就会养死,养病,养得瘦骨嶙峋,兔毛板结干枯,就不值钱了。

所以,她们说:“我们不养兔子,你来养吧。”当母亲要把刚生下的小兔子送给她们,她们就说:“不要,不要。兔子又不能下蛋。”“要不要不要,兔子吃的东西,我们家里可没有。”母亲说:“兔子很好养啊,只要有草吃就足够了。”她们就说:“不要不要,兔毛太轻了。”

无论母亲怎么说,她们就是不要兔子,还把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母亲剪兔毛的时候,要我握牢兔子的腿。我很慌,兔子们却很合作,不挣扎,不反抗,睁着红宝石似的眼睛,有点幽怨,有点享受,还有点慌张和不确定。我长久地看着那对眼睛,那眼睛也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好似,看着我的不是兔子,而是那对红眼睛。那么康健、闪烁、充满光泽的红眼睛,怎么会长在一只兔子身上呢?

我连对一只兔子都缺乏了解。每当我推开兔子房的门,笼子里的它们在一阵惊慌失措后,齐齐

鄱湖风起无限好

□ 刘守志

可是等我刚刚迈开步子,风又渐渐停了下来。阳光君又说:“来过,等风起再拍!就像在蒙古大草原,要抓拍那风起的苍劲和自信,风起云涌,气动山河,要抓拍起鄱湖湿地草色青,万顷碧波与蓝天一体的镜头,拍出一种动态的美。”

我说:“来来来,还是我来给你拍。快点,风起!”

这时戴着眼镜,穿着白色短衫,黑色长裤,精致干练的阳光君,正在绿色中昂首阔步。风从南山脚下、印山那边吹过来,一簇簇绿色载歌载舞,如绿色仙子,婀娜多姿。绿莹莹的,又如绿色的绸缎,在大风起兮劲动。

我把镜头缓缓地移向阳光君,把美得像金子一样的夕阳,跟对面松门山一起抓拍,特别是人和风起草动时的画面,还有美丽的夕阳,这一抓拍捕捉到了鄱阳湖和阳光君极致地、动态地唯美。

还有湖汉岸边,一个个钓客,有坐着的、蹲着的,还有在水中立个凳子坐着的;有用手杆的、有用甩杆的。在夕阳的沐浴下,夜以继日地垂钓,聚精会神地等待着鱼儿咬饵上钩,织成了一幅众钓鄱阳湖的如诗画面,这景致可把“独钓寒江雪”的唐代诗人柳宗元给比下去了。

还有前面绿色的草原深处,想把夕阳带回家的一对对闺蜜、好友、同伴,挥舞着长长的丝巾彩带,风起时的秀发飘飘,曼妙的身姿在与风起绿丛中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引吭高歌,把青春的律动带到了曾经一波万顷的鄱阳湖大草原,随风而起熠熠生辉。

我和阳光君说:“微圈里有位女作家段静宜于鄱阳湖绿洲有诗一般的抒情。”

女作家说:“不是不想去外面旅游,而是舍不得此时‘秋意正合适,绿意恰浓,一切刚刚好’的鄱阳

远去的兔子

□ 草白

举着脚爪伸向笼门,看着我。想要和我说什么。我在扔下一些干枯的草叶后,吱吱着关上那扇木门,羞愧地逃走了。

我走在兔子房外面的道路上,想着那暗无天日的笼子里的生活。那间房子没有窗户,没有阳光。那里,除了等待,什么都没有。

邻村有个老头也养兔子,我叫他“猫兔公”。母亲带我去“猫兔公”那里交流养兔心得。自外祖父过世后,母亲就很难找到能与她交流兔子的人。这个“猫兔公”是个意外,是从收购兔毛的贩子嘴里得知。母亲特意走了三公里的路,迫不及待地与他联系上,好似电影里的地下党员“接头”。每次,当母亲和“猫兔公”交谈的时候,我就看着窗外的树。那树很高,屋里头的我,只看到一长截青绿色的树干。不知为什么,当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总是看见树。

在“猫兔公”家里,那些笼子里,住着一些古老的兔子。它们肥硕的身体趴在木笼底部,很少动弹。身上的毛灰白而板结,双耳沉重地耷拉着,耳廓内侧隐约可见红色透明的毛细血管。只有那对红宝石似的眼睛,经过笼子岁月的洗礼后依然显得傲慢而倦怠。

“……那些兔毛,那么脏,它们还有用吗?”我很想问母亲。

如果不是为了得到兔毛,人们为什么还要养这些长毛兔呢?就像人们养猪,只为了取它们的肉。我不知道“猫兔公”为什么留着那些老兔,却没有繁殖新鲜的幼兔,这对他做生意来说是一种停滞,甚至是损失。他却说他的笼子装不下更多的兔子,它们已经饱和了。他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也不需要更多的兔子。远远看去,那些兔笼就像枷锁,也像某些沉重事物的外壳。

湖大草原。”

女作家还说:“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中坝。都昌没有海,却有如海鄱阳湖。于是——春天有紫云英花海,夏天有湖水如海,秋天有青青大草原,还有蓼子花海,冬风吹过的地方,那是候鸟的欢乐海。”

是啊!鄱阳湖如海,如青青大草州,大小矾山下的中坝,一望无垠的鄱阳湖绿洲,引来不少市民打卡观光。

这位女作家还大声疾呼:“都昌文旅要行动起来,去中坝做文案牌子。”

这里有风起时赏不尽的湖洲绿色,有无限好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天边夕阳,有一个个独钓鄱阳湖的“痴汉”,有一对对、一群群在湖洲绿色中奔放、漫步的游客,还有一只只、一群群美丽的白鹭,更有近在咫尺的松门山与南山,印山遥相呼应,彼此守望,如诗如画。

此时,我真想拥有一只小舟,还有一位艄公,帮我渡过横亘在松门与印山之间狭窄湖汉,去看看久望而不至的松门山,去看看诗仙李白,大学士苏东坡,还有凿壁借舍的开山老仙谢灵运来都昌时,可留有的点滴旧踪,来证明他们都是从松门而来的都昌。

阳光君还讲:“要是 在松门山上建一酒店,助力大都昌“三区一线”的鄱阳湖旅游大开发,一定能为都昌旅游业带来强势发展助力。”

都昌的山美、水美、鄱阳湖更美。春夏水盈丰润时,鱼类资源丰富,又是鸟类的乐园,赐福着八十三万都昌儿女,百姓口中的鄱阳湖好,都昌人就好,金山银山不如鄱阳湖的绿水青山;秋冬季节又是一片草绿色的湖洲和蓼子花海,鄱湖风光无限好的美丽,带给人们无尽的欢乐,也是人们旅游观光,打卡拍照,书写醉美鄱阳湖上都昌人大风起时的最美之地。

除了唉声叹气,母亲不能从“猫兔公”那里得到任何积极而有效的东西。这个养了半辈子兔子的人,他身上的头发已经变得像兔毛一样花白而柔软了。尽管如此,每次赶集路过那里,母亲总要去看看“猫兔公”家里的兔子。有时候,我只看见笼子里一团灰白色的球体,柔软的蓬松的,不长毛发,只长肉。

老兔们陆续死去,或被别人悄悄地取走煮兔肉吃。它的味道根本就不可能好,反正我们家的人永远也不会去吃那些兔子肉。

母亲常常梦见兔子逃出笼子外,死在笼子里,或不知所终。她梦见的还是小姑娘时在外祖父家,疏于照管与喂养的长毛兔,兔毛肮脏板结,饿得咬破兔笼,逃逸而出。梦里一次次走进那光线暗淡的兔子房,母亲的心都是悬着的,感到随时会有兔子从黑暗的角落里奔蹿而出,跳到她身上,质问她。

饥饿的兔子,愤怒的兔子,三瓣嘴的兔子,被用尽则废的兔子,在尘世中消失,移住到母亲的梦境里。

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母亲不是在养兔子,而是在给它们养老送终。收兔毛的人渐渐不来了。那些兔子再没有利用价值,整日趴在笼子里,像一团灰色的云,邋遢,暗淡,脏腻。还有股臭味。

母亲仍旧每日割草,准备饲料,勉力服伺它们,面对成排的黑漆漆的兔子笼,有时难免疏忽喂了这只,忘了那只。当兔子房里空无一兔,最后一只老兔也病死笼中之后,她的歉疚感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梦境里。

在梦里,母亲惊慌奔走,宛如大难临头,好像那些忘了喂养的兔子马上就要死了,当打开成排的兔子笼,她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具具横躺的兔身,死亡的气味扑面而来。



消失的乡村

□ 李朝兰

我不知道“伊山”之名是否来源于商汤名相伊尹的后裔伊斐,曾因反对焚书被治罪,从咸阳逃亡伊山隐居而得此名,还是古来就是。我此时又走进了这里,一片荒了的操场,一排断梁塌顶的教室。在一处寂静无人,我静静地坐在有少许青苔的石头上。不远处有一只鸟落在水牛背上举目四顾,看溪水在幽暗的斜树下流淌,水碰到一处残垣喧哗。又流到一片较广阔的卵石滩上四分五裂地向前潺潺,就是和我一样没看到半个人影。这里就是原伊山乡政府所在地。只是后来因为行政并乡,人也走了很多,中学也撤掉了,才呈现出现在这般萧条状。

伊山山里的色彩丰富而细腻,光是绿,就有盘根老树的墨绿,半山腰树的碧绿,溪边新枝的翠绿和废弃球场边小树的嫩绿。它们相间相叠,远非一个绿字能道尽。放眼望去,绿中有黄,有蓝,有灰、有红,还有压抑的绿。不知名的山鸟融入一片绿色,吵吵嚷嚷地打破大山的沉寂。溪边有一条车道,尽管两边的草掩盖了路,车轱辘印还是依稀可辨,我们沿着溪流的哗哗声往里走,走进潮湿的腐叶气味中,从水中铺就的一块块石头上跳到对岸。对岸的仄径全让草占满了,都不敢往里走,怕里面有蛇。我们又踩着 一根独木桥回到北岸。觉得好刺激,又跳到对岸,再踩着独木桥回来,反复与溪水纠缠一阵,才沿溪边竹林潜出。站在曾经繁华过的断桥上,顿觉面前一亮,天地洞开,蓝天白云,养蜂人的蜂箱散落在高坡上,蜜蜂轰轰地叫着飞来飞去。时而遥远,时而贴耳而过。

别看伊山港的水,平日里文文静静地流淌,盛夏城里人带着孩子到这里游泳嬉水。可每年端午节前后天洪暴发,这一瀑的水就变成一只猛兽。连下暴雨,港里的水会突然咆哮如雷,从山上倾泻而下,同时还夹杂着石头、树木从山上滚落下来,水色也浑黄如浆。这情景让人对大自然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我知道这不是伊山的尽头。因为年少时随人到过伊山深处采粽子叶。那时深山里面散住着好几户人家。借宿的人家告诉我们,叫邻居只需站在门前,高声呼叫便可,都能听到。但若想串个门就得爬山越岭几小时。我听到的狗叫声很微弱很遥远。同学告诉我,采药人有的是力气和勇气,扶着一根竹杖就能溯溪而上,攀岩登高地采药。当地人也视大山如平地,为了挣钱,抓一种城里人喜欢吃的石蛙,常常要晚上到没有路的高山沟沟里抓。石蛙是群集物种,找到就是一堆,而且石蛙怕光,一见光不但叫声秒停,身子也一动不动。抓石蛙的人就像捡鸡蛋一样,一捉一大篓。再赶个早市卖个好价钱,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种菜卖要强多了。

就这样,我们寻寻觅觅在竹林深处发现一角屋檐,吊脚楼上有晾晒的衣服,我知道我们闯进了养蜂人的领地。可我觉得那敞开的门里就是光临深山客人的家。